

蔡义江新评红楼梦

下

◎ 曹雪芹 / 著

◎ 蔡义江 / 评注

红学名家蔡义江倾毕生心血集大成之作

持论最正 用情最深 评注最详尽 最遵从原著

到目前为止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。

——周汝昌



曹雪芹原著

畸笏叟等始评 脂砚斋重评

佚名氏续作 程伟元 高鹗补订

下

蔡义江新评红楼梦

蔡义江
评注

龍門書局
北京

满纸荒唐言
一把辛酸泪
都云作者痴
谁解其中味



第五十四回

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

【题解】

本回回目诸本一致，只有个别错字，如甲辰本“套”误作“倉”；列藏本“斑”误作“班”。回前脂评：首回楔子内云，古今小说“千部共出一套”云云，犹未泄真，今借老太君一写，是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作书。凤姐乃太君之要紧陪堂，今题“斑衣戏彩”，是作者酬我阿凤之劳，特贬贾珍、琏辈之无能耳。（庚）元代郭居业编《二十四孝》记舜到黄庭坚等二十四个孝子传说故事。其中一则说，春秋楚国的“老莱子年七十，作婴儿戏，着五彩斑斓衣，取水上堂，跌仆卧地，为小儿啼，欲母喜”（《高士传》）。此为“老莱娱亲”故事，“戏彩斑衣”，即指此。又蒙府本有回前诗云：“积德于今到子孙，都中旺族首吾门。可怜立业英雄辈，遗脉谁知祖父恩？”郑庆山等研究者将其排除在脂评之外，然作者是谁，所指为何，尚不能确解。或有史料参考价值，姑系于此。又回末也有长评，其后半云：“是作者借他人酒杯，消自己块垒，画一幅行乐图，铸一面菱花镜，为全部总评。噫！作者已逝，圣叹云亡，愚不自谦，辄拟数语，知我罪我，其听之矣！”金圣叹，当比脂砚斋，他于雪芹病逝约半年后，相继过世。

却说贾珍、贾琏暗暗预备下大筐筍的钱，听见贾母说“赏”，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。只听满台钱响，贾母大悦。

二人遂起身，小厮们忙将一把新暖银壶递在贾琏手内，随了贾珍趋至里面。贾珍先至李婶席上，躬身取下来，回身，贾琏忙斟了一盏；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，也斟了。二人忙起身笑说：“二位爷请坐着罢了，何必多礼。”于是除邢、王二夫人，满席都离了席，俱垂手旁侍。贾珍等至贾母榻前，因榻矮，二人便屈膝跪了。贾珍在先捧杯，贾琏在后捧壶。¹虽只二人奉酒，那贾环弟兄等，却也是排班按序，一溜随着他二人进来，见他二人跪下，也都一溜跪下。宝玉也忙跪下了。史湘云悄推他，笑道：“你这会子又帮跪下作什么？有这样，你也去斟一巡酒，岂不好？”宝玉悄笑道：“再等一会子再斟去。”说着，等他二人斟完起来，方起来。又与邢夫人、王夫人斟过了。贾珍笑道：“妹妹们

1. 贾珍、贾琏孙辈中为长者，须向席上贾母奉酒，是必有之礼。

怎么样呢？”贾母等都说：“你们去罢，她们倒便宜些。”说了，贾珍等方退出。

当下天未二鼓，戏演的是《八义》中《观灯》^①八出。正在热闹之际，宝玉因下席往外走。贾母因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？外头爆竹利害，仔细天上掉下火纸来烧了！”¹宝玉回说：“不往远去，只出去就来。”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。于是宝玉出来，只有麝月、秋纹并几个小丫头随着。贾母因说：“袭人怎么不见？她如今也有些拿大了，单支使小女孩子出来。”王夫人忙起身，笑回道：“她妈前日没了，因有热孝^②，不便前头来。”²贾母听了点头，又笑道：“跟主子，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。若是她还跟我，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不成？皆因我们太宽了，有人使，不查这些，竟成了例了。”凤姐儿忙过来，笑回道：“今儿晚上她便没孝，那园子里也须得她看着，灯烛花炮最是耽险的。这里一唱戏，园子里的人谁不偷来瞧瞧。她还细心，各处照看照看。况且这一散后，宝兄弟回去睡觉，各色都是齐全的。若她再来了，众人又不经心，散了回去，铺盖也是冷的，茶水也不齐备，各色都不便宜，所以我叫她不用来，只看屋子。散了又齐备，我们这里也不耽心，又可以全她的礼，岂不三处有益。”³老祖宗要叫她，我叫她来就是了。”

贾母听了这话，忙说：“你这话很是，比我想得周到，快别叫她了。但只她妈几时没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凤姐笑道：“前儿袭人去亲自回老太太的，怎么倒忘了？”贾母想了一想，笑说：“想起来了。我的记性竟平常了。”众人都笑说：“老太太哪里记得这些事。”贾母因又叹道：“我想着，她从小儿服侍了我一场，又服侍了云儿一场，末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，亏她魔了这几年。她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，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。她妈没了，我想着要给她几两银子发送，也就忘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前儿太太赏了她四十两银子，也就是了。”⁴贾母听说，点头道：“这还罢了。正好鸳鸯的娘前儿也死了，我想她老子娘都在南边，我也没叫她家去守孝，如今叫她两个一处作伴儿去。”又命婆子将些果子、菜馐、点心之类与她两个吃去。琥珀笑说：“还等这会子呢，她早就去了。”⁵说着，大家又吃酒

1. 只此一语，已可想见元宵之夜连天爆竹震耳欲聋的热闹情景。

2. 王夫人回的话也是，只是理由还不太周全。

3. 凤姐的话就不同了，说得面面俱到，尤其是为散场后宝玉回去，诸事齐全，最合贾母心意。

4. 受赏不轻。王夫人也借此机会重酬其为宝玉尽心之劳。

5. 宝玉回房，发现鸳鸯也在房里，正与袭人说话，是意外之事，不料反先从贾母和琥珀口中说出，写法不落俗套。

① 《八义》中《观灯》——明代徐元《八义记》传奇剧本，据元杂剧《赵氏孤儿》改编，写春秋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，唯孤儿赵武幸存，后来报了仇的故事。为赵氏效力者有八义士，故名。《观灯》为该剧中《宴赏元宵》一出。

② 热孝——父母新丧百日内为热孝。

看戏。

且说宝玉一径来至园中，众婆子见他回房，便不跟去，只坐在园门里茶房内烤火，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饮酒斗牌。宝玉至院中，虽是灯光灿烂，却无人声。麝月道：“她们都睡了不成？咱们悄悄地进去，吓她们一跳。”于是大家蹑足潜踪的进了镜壁一看，只见袭人和一人对面，都歪在地炕上，那一头有两三个老嬷嬷打盹。宝玉只当她两个睡着了，才要进去，忽听鸳鸯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可知天下事难定。论理，你单身在这里，父母在外头，每年他们东去西来，没个定准，想来你是再不能送终的了；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，你倒出去送了终。”¹袭人道：“正是。我也想不到能够看父母回首^①。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，这倒也算养我一场，我也不敢妄想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忙转身悄向麝月等道：“谁知她也来了。我这一进去，她又赌气走了，不如咱们回去罢，让她两个清清静静地说明一回。”²袭人正一个人闷着，幸而她来得好。”说着，仍悄悄地出来。

宝玉便走过山石之后去站着撩衣，麝月、秋纹皆站住，背过脸去，口内笑说：“蹲下再解小衣，仔细风吹了肚子。”后面两个小丫头子知是小解，忙先出去茶房预备去了。这里宝玉刚转过来，只见两个媳妇子迎面来了，问：“是谁？”秋纹道：“宝玉在这里。你大呼小叫仔细吓着他。”那媳妇们忙笑道：“我们不知道，大节下来惹祸了。姑娘们可连日辛苦了！”说着，已到了跟前。麝月等问：“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媳妇们道：“是老太太赏金、花二位姑娘吃的。”秋纹笑道：“外头唱的是《八义》，没唱《混元盒》^②，哪里又跑出‘金花娘娘’来了？”³宝玉笑命：“揭起来我瞧瞧。”秋纹、麝月忙上去将两个盒子揭开。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^③。⁴宝玉看了，两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菜馐，点了一点头，迈步就走。麝月二人忙胡乱掷了盒盖，跟上来。宝玉笑道：“这两个女人倒和气，会说话。她们天天乏了，倒说你们连日辛苦，倒不是那矜功自伐^④的。”麝月道：“这好的也很好，那不知礼的也太不知礼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们是明白人，担待她们是粗笨可怜的人就完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

1. 鸳鸯以能为父母送终为幸，因自己娘死前不得见一面也。“天下事难定”一语，感叹如闻，却有深意。

2. 宝玉心地善良，能体贴人处。

3. 秋纹亦能借媳妇称鸳鸯、袭人二人之姓笑说诙谐话，且又如此熟悉戏剧情节，实是作者幽默和文化素养使然。

4. 细腻之极！一部大观园之文皆若食肥蟹，至此一句，则又三月于镇江江上啖出网之鲜鲟矣。（庚）以评语取喻看，这个批书人似早年在镇江一带生活过。

① 回首——死亡的讳称。

② 《混元盒》——明末清初无名氏（或题张照）撰的一部神魔剧。以水神金花娘娘同张真人斗法为全剧线索。

③ 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——主子命揭盖瞧，奴婢下蹲不看，写礼数至细。

④ 矜功自伐——亦作“自矜功伐”，居功自夸。伐，功劳。

来至园门。

那几个婆子虽吃酒斗牌，却不住出来打探，见宝玉来了，也都跟上了。来至花厅后廊上，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小沐盆，一个搭着手巾，又拿着泓子^①小壶，在那里久等。秋纹忙先伸手向盆内试了一试，说道：“你越大越粗心了，哪里弄的这冷水！”小丫头笑道：“姑娘瞧瞧这个天，我怕水冷，巴巴地倒的是滚水，这还冷了。”正说着，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。小丫头便说：“好奶奶，过来给我倒上些。”那婆子道：“哥哥儿，这是老太太泡茶的，劝你走了去罢，哪里走大了脚。”¹秋纹道：“凭你是谁的，你不给？我管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！”那婆子回头见是秋纹，忙提起壶来就倒。²秋纹道：“够了！你这么大年纪，也没个见识，谁不知是老太太的水！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？”婆子笑道：“我眼花了，没认出这姑娘来。”宝玉洗了手，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倒了些泓子在他手内，宝玉泓了。秋纹、麝月也趁热水洗了一回，泓了，跟进宝玉来。

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，也从李婶、薛姨妈斟起，二人也笑让坐。贾母便说：“他小，让他斟去，大家倒要干过这杯。”说着，便自己干了。邢、王二夫人也忙干了，让她二人，薛、李也只得干了。贾母又命宝玉道：“连你姐姐妹妹一齐斟上，不许乱斟，都要叫她干了。”宝玉听说，答应着，一一按次斟了。至黛玉前，偏她不饮，拿起杯来，放在宝玉唇边，宝玉一气饮干。黛玉笑说：“多谢。”³宝玉替她斟上一杯。凤姐儿便笑道：“宝玉，别喝冷酒，仔细手颤，明儿写不得字，拉不得弓。”宝玉忙道：“没有吃冷酒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我知道没有，不过白嘱咐你。”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，只除贾蓉之妻是丫头们斟的。⁴复出至廊上，又与贾珍等斟了。坐了一回方进来，仍归旧座。

一时上汤后，又接献元宵。贾母便命：“将戏暂歇歇，小孩子们可怜见的，也给他们些滚汤滚菜的吃了再唱。”⁵又命将各色果子、元宵等物拿些与他们吃去。一时歇了戏，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儿进来，放两张杌子在那一边，命她坐了，将弦子、琵琶递过去。贾母便问李、薛二人：“听何书？”她二人都回说：“不拘什么都好。”贾母便问：“近来可有添些什么新书？”那两个女先儿回说：

1. 称呼好听之极！虽不能据婆子话便推定当时丫头也缠脚，但普遍流行以小脚为美的观念却十分明显。

2. 婆子势利眼，见是宝玉房中的大丫头之一秋纹，哪敢得罪！

3. 贾母兴致高，不让孙辈姐姐妹妹们拘于礼而推辞不饮，独黛玉例外。宝玉已知其体质不宜酒，故代饮。两心默契，写来出色。

4. 细，贾蓉新娶的妻子，岂宜由宝玉来给她斟酒。

5. 依然怜惜辛苦唱戏的孩子们。

① 泓（òu 呕）子——一种润肤的香蜜。下文“泓”作动词用，是涂抹的意思。

“倒有一段新书，是残唐五代的故事。”¹贾母问是何名，女先儿道：“叫做《凤求鸾》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个名字倒好，不知因什么起的？你先大概说说原故，若好再说。”女先儿道：“这书上乃是说残唐之时，有一位乡绅，本是金陵人氏，名唤王忠，曾做过两朝宰辅。如今告老还家，膝下只有一位公子，名唤王熙凤……”众人听了，笑将起来。贾母笑道：“这不重了我们凤丫头了？”媳妇忙上去推她，道：“这是二奶奶的名字，少混说！”贾母笑道：“你说，你说。”²女先儿忙笑着站起来说：“我们该死了！不知是奶奶的讳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怕什么！你们只管说罢，重名重姓的多着呢。”女先儿又说道：“这年，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，那日遇见大雨，进到一个庄上避雨。谁知这庄上也有个乡绅，姓李，与王老爷是世交，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。这李乡绅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位千金小姐。这小姐芳名叫作雏鸾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……”

贾母忙道：“怪道叫作《凤求鸾》，不用说，我已猜着了，自然是这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了。”³女先儿笑道：“老祖宗原来听过这一回书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老太太什么没听过，便没听过，也猜着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，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，最没趣儿。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，还说是‘佳人’，编得连影儿也没有了。开口都是书香门第，父亲不是尚书，就是宰相。生一个小姐，必是爱如珍宝。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，无所不晓，竟是个绝代佳人。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，不管是亲是友，便想起终身大事来，父母也忘了，书礼也忘了，鬼不成鬼，贼不成贼，哪一点儿是佳人？”⁴便是满腹文章，做出这些事来，也算不得是佳人了。比如男人，满腹文章去作贼，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才子，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？⁵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。再者，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，都知礼读书，连夫人都知书识礼，便是告老还家，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，奶母、丫鬟，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，怎么这些书上，凡有这样的事，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？你们白想想，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？可是前言不答后语？”

众人听了，都笑说：“老太太这一说，是谎都批出来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这有个原故：编这样书的，有一等妒人家富贵，或有求不遂心，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。再一等他

1. 这里说有位叫王熙凤的公子的《凤求鸾》故事出于残唐五代；续书一百零一回中则说是汉朝人物，女仆还说“前年李先儿说过这一回书”，前后对不上头了。

2. 所谓“门下常走的女先儿”，居然不知贾府中总管家事的王熙凤，亦怪事。

3. 自然是——猜就中。

4. 将全是一个套子的才子佳人书，种种前言不搭后语尽情挖苦一番，是楔子中所言的再发挥。

5. “文章满腹去作贼”余谓多多。（靖）

自己看了这些书，看魔了，他也想一个佳人，所以编了出来取乐，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！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，如今眼下真的，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，也没有那样的事，别说是那些大家子。¹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。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，连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。这几年我老了，他们姊妹们住得远，我偶然闷了，说几句听听，她们一来，就忙叫歇了。”李、薛二人都笑说：“这正是大家的规矩，连我们家也没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。”

凤姐儿走上来斟酒笑道：“罢，罢！酒冷了，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谎①。这一回就叫作《掰谎记》，²就出在本朝、本地、本年、本月、本日、本时，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是真是谎且不表，再整观灯看戏的人。老祖宗且让这二位亲戚喝一杯酒，看两出戏之后，再从昨朝话言掰起，如何？”³她一面斟酒，一面笑说，未曾说完，众人俱已笑倒。两个女先儿也笑个不住，都说：“奶奶好刚口②。奶奶要一说书，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都没了。”

薛姨妈笑道：“你少兴头些！外头有人，比不得往常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外头的只有一位珍大爷。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，从小儿一处淘气淘了这么大。这几年因做了亲，我如今立了多少规矩了。便不是从小儿的兄妹，便以伯叔论，那《二十四孝》上‘斑衣戏彩’，他们不能来‘戏彩’，引老祖宗笑一笑，我这里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了一笑，多吃了一点东西，大家喜欢，都该谢我才是，难道反笑话我不成？”⁴贾母笑道：“可是，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地笑一场，倒是亏她，才一路笑得我心里痛快了些，我再吃一钟酒。”吃着酒，又命宝玉：“也敬你姐姐一杯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不用他敬，我讨老祖宗的寿罢。”说着，便将贾母的杯拿起来，将半杯剩酒吃了，将杯递与丫鬟，另将温水浸的杯换了一个上来。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，另将温水浸着待换的杯斟了新酒上来，然后归坐。

女先儿回说：“老祖宗不听这书，或者弹一套曲子听听罢。”贾母便说道：“你们两个对一套‘将军令’③罢。”二人听说，忙和弦按调拨弄起来。贾母因问：“天有几更了？”

1. “白玉为堂金作马”，能造“天上人间诸景备”的大观园的贾府，在贾母口中尚谦称“中等人家”，不知“大家”又当如何？只能凭读者自己去拟想了。此亦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留有想象空间的写法。

2. 归结得恰当，让题意更醒目。

3. 学着女先儿说书的滥言俗套腔调。

4. 回目“效戏彩斑衣”，特于此点明出处含义。然所指内容实不仅仅是凤姐学女先儿说书的陈腔滥调而已，后文要贫嘴、说笑话等也都包括在内。

① 掰(bāi)谎——戳穿谎言。掰，用双手将物分开。此字诸多讹作“辨”、“辩”。

② 刚口——也作“纲口”。说书艺人的用语，犹言口才。

③ “将军令”——民间乐曲名。它是中调曲，由弦管乐器合奏，通称弹套。

众婆子忙回：“三更了。”贾母道：“怪道寒浸浸的起来。”早有丫鬟拿了添换的衣裳送来。王夫人起身陪笑说道：“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里地炕上，倒也罢了。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，我们陪着就是了。”贾母听说，笑道：“既这样说，不如大家都挪进去，岂不暖和？”¹王夫人道：“恐里间坐不下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有道理。如今也不用这些桌子，只用两三张并起来，大家坐在一处挤着，又亲香，又暖和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这才有趣。”

说着，便起了席。众媳妇忙撤去残席，里面直顺并了三张大桌，另又添换了果饌摆好。贾母便说：“这都不要拘礼，只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。”说着，便让薛、李正面上坐，自己西向坐了，叫宝琴、黛玉、湘云三人皆紧依左右坐下，²向宝玉说：“你挨着你太太。”于是邢夫人、王夫人之中夹着宝玉，宝钗等姊妹在西边，挨次下去便是娄氏带着贾茵，尤氏、李纨夹着贾兰，³下面横头便是贾蓉之妻。贾母便说：“珍哥儿带着你兄弟去罢，我也就睡了。”

贾珍等忙答应，又都进来。贾母道：“快去罢！不用进来，才坐好了，又都起来。你快歇着，明日还有大事呢。”贾珍忙答应了，又笑道：“留下蓉儿斟酒才是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正是，忘了他。”贾珍答应了一个“是”，便转身带领贾琏等出来。二人自是欢喜，便命人将贾琮、贾璜各自送回家去，便邀了贾琏去追欢买笑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贾母笑道：“我正想着，虽然这些人取乐，竟没一对双全的，就忘了蓉儿。这可全了，蓉儿就合你媳妇坐在一处，倒也团圆了。”因有家人媳妇回说开戏，贾母笑道：“我们娘儿们正说得兴头，又要吵起来。况且那孩子们熬夜，怪冷的。也罢，叫他们且歇歇，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来，就在这台上唱两出给他们瞧瞧。”⁴媳妇们听了，答应了出来，忙得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传人，一面二门口去传小厮们伺候。小厮们忙至戏房，将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概带出，只留下小孩子们。

一时，梨香院的教习，带了文官等十二个人，从游廊角门出来。婆子们抱着几个软包，因不及抬箱，估量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包了来。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，只垂手站着。贾母笑道：“大正月里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？你们唱什么？刚才八出《八义》闹得我头疼，咱们清淡些好。你瞧瞧，薛姨太太、这李亲家太太，

1. 时至半夜三更，贾母兴犹未尽。

2. 仍要这三个干孙女、外孙女、侄孙女不离左右。

3. 又提贾茵、贾兰，曾孙辈中将来得出人头地者。

4. 此前演唱者文豹等一批小孩子，是临时雇来的戏班子。贾母心目中，家养于梨香院的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，可能唱得更出彩，故想让她们也有个表演的机会。

都是有戏的人家，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。这些姑娘都比咱们家姑娘见过好戏，听过好曲子。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，虽是小孩子，却比大班还强。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！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，叫芳官唱一出《寻梦》^①，只用笛箫和，笙、笛一概不用。”¹文官笑道：“这也使得。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、姑娘们的眼，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^②，再听一个喉咙罢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正是这话了。”李婶、薛姨妈喜得都笑道：“好个灵透孩子！她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们这原是随便的玩意儿，又不去做买卖，所以竟不大合时。”说着，又道：“叫葵官唱一出《惠明下书》^③，也不用抹脸。只用这两出，叫他们听个疏异^④罢了。若省一点力，我可不一依。”²

文官等听了出来，忙去扮演上台，先是《寻梦》，次是《下书》。众人都鸦雀无闻。薛姨妈因笑道：“实在戏也看过几百班，从没见过用箫管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也有，只是像方才《西楼·楚江情》^⑤一支，多有小生吹箫和的。这大套的实在少。这也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。这算什么出奇？”指湘云道：“我像她这么大的时节，他爷爷有一班小戏，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，即如《西厢记》的《听琴》^⑥，《玉簪记》的《琴挑》^⑦，《续琵琶》的《胡笳十八拍》^⑧，竟成了真的了。³比这个更如何？”众人都道：“这更难得了。”贾母便命个媳妇来，吩咐文官等，叫她们吹一套《灯月圆》。媳妇领命而去。

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。凤姐儿因见贾母十分高兴，便笑道：“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，不如叫她们击鼓，咱们传梅，行一个‘春喜上眉梢’的令，如何？”⁴贾母笑道：

1. 是鼓励自家班子的话。所点经典剧目，自是清淡高雅，不致耳边喧阗，闹得人头疼。

2. 虽为自家班芳官、葵官演出表示谦虚，却不欲落人褒贬，必要求她们非卖力唱好不可，写出贾母真实心态。

3. 竟在诸著名剧目中带出曹寅的传奇剧本来，非人料想得到。作者为其先祖多才多艺的自豪感，洋溢纸上。

4. “击鼓传花”游戏，至今文娛活动中还经常使用。

① 《寻梦》——《牡丹亭》第十二出，写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相会后，次日独自回忆梦中的情景。

② 发脱口齿——发声吐字，唱戏要求能做到字正腔圆。

③ 《惠明下书》——《西厢记》第二本第一折（一作楔子），写惠明和尚给白马将军杜确送信，请他前来普救寺解围。

④ 疏异——差异，指唱腔风格韵味不同。所点两出戏，《寻梦》由旦角唱，声调低回婉转；《下书》由净角唱，声调高亢激越。

⑤ 《西楼·楚江情》——《西楼记》第八出《病晤》中著名的曲子。

⑥ 《西厢记》的《听琴》——剧中第二本第五折，写莺莺月下听张生弹琴。

⑦ 《玉簪记》的《琴挑》——明代高濂《玉簪记》传奇剧本写尼姑陈妙常还俗嫁给潘必正的故事。第十六出《奇弄》，演出本称《琴挑》，叙二人借琴传情事。

⑧ 《续琵琶》的《胡笳十八拍》——作者祖父曹寅撰《续琵琶》又称《后琵琶》传奇剧本，写蔡文姬（琰）被南匈奴掠走，后为曹操设法赎回，夫妻团圆故事。因元代高则诚已有《琵琶记》南戏，写文姬之父蔡伯喈（邕）与赵五娘故事，故此剧称“续”或“后”。剧中《制拍》一出叙文姬创作《胡笳十八拍》诗，倾诉自己生逢乱离、流落异国的不幸遭遇。

“这是个好令，正对时对景。”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，与女先儿们击着；席上取了一枝红梅。贾母笑道：“若到谁手里住了，喝一杯，也要说个什么才好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依我说，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。我们这不会的，岂不没意思。依我说也要雅俗共赏，不如谁输了，谁说个笑话罢。”众人听了，都知道她素日善说笑话，最是她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。今见如此说，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，连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无不喜欢。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出去找姐唤妹的，告诉她们：“快来听，二奶奶又说笑话儿了。”众丫头们便挤了一屋子。¹

于是戏完乐罢，贾母命将些汤点果菜与文官等吃去，便命响鼓。那女先儿们皆是惯的，或紧或慢，或如残漏之滴，或如迸豆之疾，或如惊马之乱驰，或如疾电之光而忽暗；其鼓声慢，传梅亦慢，鼓声疾，传梅亦疾；恰恰至贾母手中，鼓声忽住。²大家呵呵一笑，贾蓉忙上来斟了一杯。众人都笑道：“自然老太太先喜了，我们才托赖些喜。”贾母笑道：“这酒也罢了，只是这笑话倒有些难说。”众人都说：“老太太的比凤姐儿的还好还多，赏一个，我们也笑一笑儿。”³贾母笑道：“并没什么新鲜发笑的，少不得老脸皮子厚地说一个罢了。”因说道：“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，娶了十房媳妇。惟有第十个媳妇聪明伶俐，心巧嘴乖。公婆最疼，⁴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。这九个媳妇委屈，便商议说：‘咱们九个心里孝顺，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，所以公公婆婆老了，只说她好。这委屈向谁诉去？’大媳妇有主意，便说道：‘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，和阎王爷说去，问他一问：叫我们托生为人，为什么单单的给那小蹄子一张乖嘴，我们都是笨的？’众人听了，都喜欢，说这主意不错。第二日，便都到阎王庙里来烧了香，九个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。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正在着急，只见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，看见九个魂，便要拿金箍棒打。唬得九个魂忙跪下央求。孙行者问原故，九个人忙细细地告诉了他。孙行者听了，把脚一跺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‘这原故幸亏遇见我，等着阎王来了，他也不知道的。’九个人听了，就求说：‘大圣发个慈悲，我们就好了。’孙行者笑道：‘这却不难。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，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的，因为撒了泡尿在地下，你那小婶子便吃了。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，有的是尿，再撒泡

1. 未说笑话，先造声势。

2. 形容得有声有色。恰至贾母手中而鼓止，非偶然碰巧，谁都知道是事先有安排，无须写出。

3. 天上众星拱北辰。众人奉承老太太，是自然之理。

4. 自言最疼心巧嘴乖的媳妇，妙！

你们吃了就是了。”¹

说毕，大家都笑起来。凤姐儿笑道：“好的，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，不然，也就吃了猴儿尿了。”尤氏、娄氏都笑向李纨道：“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，别装没事人儿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笑话儿不在好歹，只要对景就发笑。”说着，又击起鼓来。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儿的笑话，便悄悄地和女先儿说明，以咳嗽为记。²须臾传至两遍，刚到了凤姐儿手里，小丫头子们故意咳嗽，女先儿便住了。众人齐笑道：“这可拿住她了！快吃了酒，说一个好的，别太逗得人笑得肠子疼。”³

凤姐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半，合家赏灯吃酒，真真的热闹非常。祖婆婆、太婆婆、婆婆、媳妇、孙子媳妇、重孙子媳妇、亲孙子、侄孙子、重孙子、灰孙子、滴滴搭搭的孙子、孙女儿、侄孙女儿、外孙女儿、姨表孙女儿、姑表孙女儿……噯哟哟，⁴真好热闹！”众人听她说，已经笑了，都说：“听数贫嘴，又不知编派哪一个呢？”尤氏笑道：“你要招我，我可撕你的嘴！”凤姐儿起身拍手笑道：“人家费力说，你们混，我就不说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说你说，底下怎么样？”凤姐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底下就团团地坐了一屋子，吃了一夜酒，就散了。”

众人见她正言厉色地说了，便再无别话，都怔怔地还等往下说，只觉冰冷无味。⁵史湘云看了她半日，凤姐儿笑道：“再说一个过正月半的。几个人抬着个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，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。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，便偷着拿香点着了。只听‘噗味’一声，众人哄然一笑，都散了。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捍得不结实，没等放，就散了。”湘云道：“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？”凤姐儿道：“这本人原是聋子。”⁶众人听说，一回想，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。又想着先前那一个没完的，问她：“先一个怎么样？也该说完。”凤姐儿将桌子一拍，说道：“好啰唆！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，年也完了，节也完了，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，哪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？”⁷众人听说，复又笑将起来。凤姐儿笑道：“外头已经四更，依我说，老祖宗也乏了，咱们也该‘聋子放炮仗——散了’罢。”尤氏等用手帕子捂着嘴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指她说道：“这个东西真会数贫嘴。”贾母笑道：“真真这凤丫头，越发贫嘴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吩咐道：“她提起炮仗来，咱们也把烟火放

1. 所谓说笑话是“雅俗共赏”，今听此说，俗则有之，雅却未必。

2. 写丫头们想听凤姐说笑话，先与击鼓者联系暗号，其实女先儿都老于此道，欲停贾母手中时，不须先招呼，自有办法。

3. 造足声势，却未必真能如此可笑。

4. 要贫嘴者的噱头而已。

5. 大出众人所料，竟“冰冷无味”，有深意。不知乐极生悲道理者，不知“散了”之深刻含意，是真正可笑处。

6. 仍是借俗语说“散了”。

7. 岂止“冰冷无味”而已，简直是大大不吉利的话。沉溺于乐事中人，哪能知道底下的事。

了，解解酒。”¹

贾蓉听了，忙出去，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内安下屏架，将烟火设吊齐备。这烟火皆系各处进贡之物，虽不甚大，却极精巧，各色故事俱全，夹着各色花炮。林黛玉禀气虚弱，不禁“毕驳”之声，贾母便搂她在怀中。薛姨妈便搂着湘云。湘云笑道：“我不怕。”宝钗等笑道：“她专爱自己放大炮仗，还怕这个呢！”王夫人便将宝玉搂入怀内。凤姐儿笑道：“我们是没人疼的了。”²尤氏笑道：“有我呢，我搂着你。也不怕臊，你这会子又撒娇了，听见放大炮仗，吃了蜜蜂儿屎似的，今儿又轻狂起来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等散了，咱们园子里放去。我比小厮们还放得好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外面一色一色地放了又放，又有许多的“满天星”、“九龙入云”、“平地一声雷”、“飞天十响”之类的零碎小爆竹方罢。然后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“莲花落”^①，撒了满台的钱，命那些孩子们满台抢钱取乐。又上汤时，贾母说道：“夜长，觉得有些饿了。”凤姐儿忙回说：“有预备的鸭子肉粥。”贾母道：“我吃些清淡的罢。”凤姐儿忙道：“也有枣儿熬的粳米粥，预备太太们吃斋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不是油腻腻的，就是甜的。”凤姐儿又忙道：“还有杏仁茶，只怕也甜。”贾母道：“倒是这个还罢了。”说着，又命人撤去残席，外面另设上各种精致小菜。大家随便吃了些，用过漱口茶，方散。

十七日一早，又过宁府行礼，伺候掩了宗祠，收过影像，方回来。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。十八日便是赖大家，十九日便是宁府赖升家，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，二十一日便是单大良家，二十二日便是吴新登家。³这几家，贾母也有去的，也有不去的，也有高兴，直待众人散了方回的，也有兴尽，半日一时就来的。凡诸亲友来请，或来赴席的，贾母一概怕拘束不会，自有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凤姐儿三人料理。连宝玉只除王子腾家去了，余者亦皆不会，只说贾母留下解闷。所以倒是家下人家来请，贾母可以自便之处，方高兴去逛逛，闲言不提。且说当下元宵已过⁴——〔下回分解。〕

1. 本以为不再专门写放爆竹烟花事，谁知仍写。

2. 黛玉禀气虚弱、湘云胆大淘气，都借放炮仗事描画一番；又见长者对小辈们的疼爱。

3. 元宵后还得忙于应付亲友、老家仆家人来请吃年酒好几天。自除夕前到元宵后，整个春节，几乎天天都写，事事不漏。别的小说中是见不到的。

4. 此句令人想起首回中一僧一道给甄士隐念的言词“好防元宵佳节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”，不免心惊。

① “莲花落”——民间曲名。宋时已流行，原为乞儿所唱，后为专业艺人采用，演奏时用竹板按拍伴奏。

【总评】

此回是上回庆元宵的延续。写众人向贾母敬酒行礼、演戏说法等事。袭人未到，凤姐回说是在照看园子，以防灯烛花炮出意外，鸳鸯因去作伴。宝玉回房，未进内先听到她俩在谈心，他怕自己进去鸳鸯“又赌气走了”，便悄悄退出来，此举可见其对女儿体贴之心。

席间听女先儿说书——《凤求鸾》，才起了个头，贾母便猜到了后面情节的发展，且大加嘲讽。凤姐称之为老祖宗的《掰谎记》。这是对小说楔子中石头所说的“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……故逐一去看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话”的印证；评议中还带出男人“满腹文章去作贼”的比喻来，说那些书全是“前言不答后语”，“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”。

凤姐尽量引贾母笑，还举《二十四孝》中老莱子七十岁学婴儿“斑衣戏彩”，卧地作小儿啼哭以取悦双亲的故事来点回目。所以贾母说：“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地笑一场，倒是亏她，才一路笑得我心里痛快了些。”

梨香院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演唱的剧目，多出自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，可见当时已普遍流行。贾母说自己年轻时，“他爷爷有一班小戏”，弹琴的节目中有“《续琵琶》的《胡笳十八拍》”。这是曹雪芹先祖父曹寅所撰之传奇剧本，雪芹当是有意将真实素材嵌入虚构的故事情节之中。

击鼓传花，行“春喜上眉梢”令——罚说笑话，贾母以吃了猴儿尿讽“伶俐嘴乖”者，自是调笑凤姐。凤姐说了个聋子放炮仗——“都散了”的笑话，还说：“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，年也完了，节也完了，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，哪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？”令人联想到前回癞僧念的“好防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”的话，大是不吉之兆。

放过炮仗烟火后，自十八日起到二十二日，便是赖大家等一批老婢仆家请主子们吃年酒，“贾母也有去的，也有不去的”。这样，作者用整整两回书的篇幅，详尽地写下了贾府过春节的全过程。

第五十五回

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

【题解】

本回回目诸本皆同。探春代替病中凤姐管理家事，遇其生母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，探春援旧例赏银二十两，赵姨娘嫌少，前来哭闹相争，还辱骂探春，回目上句即指此。吴新登媳妇等奴婢，欺探春年轻，要试她处事能力，存心事事刁难，想看她笑话，结果一一碰了钉子，回目下句指此。蒙府本回前回末有评，虽非脂砚、畸笏等圈内人所批，但亦偶有灼见，如回前批曰：“此回接上文，恰似黄钟大吕后，转出羽调商声，别有清凉滋味。”此回气氛确有不同，故有研究者视其为贾府盛衰的分界线。又回末评，从才干精明的探春尚受内外欺侮而联想到世上成事之难，叹曰：“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，每读至此，不禁为之投书以起，三复流连而欲泣也！”亦能“以小见大”。

且说元宵已过，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，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，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，不独不能省亲，亦且将宴乐俱免。故荣府今岁元宵亦无灯谜之集。^①

刚将年事忙过，凤姐儿便小月^②了，²在家一月不能理事，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。凤姐儿自恃强壮，虽不出门，然筹画计算，想起什么事来，便命平儿去回王夫人，任人谏劝，她只不听。³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，一人能有许多的精神？凡有了大事，自己主张；将家中琐碎之事，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。李纨是个尚德不尚才的，未免逞纵了下人。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，只说过了一月，凤姐将息好了，仍交与她。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，兼年幼不知保养，平生争强斗智，心力更亏，故虽系小月，竟着实亏虚下来。一月之后，复添了下红之症^③。⁴她虽不肯说出来，众人看她面目黄瘦，便知失于调养。王夫人只令她好生服药调养，不令她操心。她自己怕成了大症，遗笑于人，

1. 此一小段为交代无省亲、制灯谜等事所应有，实不当删去。

2. 凤姐须调养，速探春代理以显身手，亦见其因操劳伤神而落下病根也。

3. 一味逞强，绝非好事，劳心更比劳力伤身。

4. 渐酿成促寿之大症。

① “亦无灯谜之集”以上一小段——诸本无，当是后人删去，今从庚辰本。

② 小月——小产。俗称分娩为“坐月子”。

③ 下红之症——即崩漏，妇女行经期之外，阴道仍淋漓不断地出血的病症；中医称血量少的叫“漏”，血量多的叫“崩”，危重的叫“血山崩”。

便想偷空调养，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。谁知一直服药调养到八九月间，才渐渐的起复过来，下红也渐渐止了。此是后话。

如今且说王夫人见她如此，探春与李纨暂难谢事，园中人多，又恐失于照管，因又特请了宝钗来，托她各处小心：“老婆子们不中用，得空儿吃酒斗牌，白日里睡觉，夜里斗牌，我都知道的。¹凤丫头在外头，她们还有个惧怕，如今她们又该取便了。好孩子，你还是个妥当人。你兄弟妹妹们又小，我又没工夫，你替我辛苦两天，照看照看。凡有想不到的事，你来告诉我，别等老太太问出来，我没话回。那些人不好了，你只管说。他们不听，你来回我，别弄出大事来才好。”宝钗听说，只得答应了。

时届孟春，黛玉又犯了嗽疾。湘云亦因时气所感，亦卧病于蘅芜苑，一天医药不断。探春同李纨相住间隔，二人近日同事，不比往年，来往回话人等亦不便，故二人议定：每日早晨，皆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；²吃过早饭，于午错方回房。这三间厅，原系预备省亲之时众执事太监起坐之处，故省亲之后，也用不着了，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。如今天已和暖，不用十分修饰，只不过略略地铺陈了，便可她二人起坐。这厅上也有一匾，题着“补仁谕德”^①四字，家下俗呼皆只叫“议事厅”。如今她二人每日卯正至此，午正方散。凡一应执事媳妇等来往回话者，络绎不绝。

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，各各心中暗喜，以为李纨素日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，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。便添了一个探春，也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，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，因此都不在意，比凤姐儿前更懈怠了许多。³只三四日后，几件事过手，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，只不过是言语安静、性情和顺而已。⁴

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，皆系荣、宁非亲即友，或世交之家，或有升迁，或有黜降，或有婚丧红白等事，王夫人贺吊迎送，应酬不暇，前边更无人。她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，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，至王夫人回方散。每于夜间针线暇时，临寝之先，坐了小轿，带领园中上夜人等，各处巡察一次。⁵她三人如此一理，更觉

1. 疏于管理，大观园出现之弊端。倘不及时整顿，恐要出事。

2. 恰如朝廷议政办事，只有大小之分。

3. 软的欺，硬的怕；放松管束，便先懈怠，人情如此。

4. 渐觉非如所愿。这是小姐身分耳，阿凤未出阁想亦如此。（庚）

5. 日夜勤政。就此组成了以探春为主的“三驾马车”。

① 补仁谕德——补足仁爱，晓谕德行。